

舞臺劇劇本  
評審獎

吳宜謙

# 槍與玫瑰

吳宜謙，臺北人，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生，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畢業，目前為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當代文學。喜歡寫作小說與劇本，作品曾獲臺大文學獎與臺北文學獎等。

時間：

現在

地點：

臺北

登場人物：

文生

家瑋

曉螢

毓婷

舞臺指示：

上舞臺為一道白色的水泥牆，隨著場景的不同，水泥牆上的裝飾、門框的位置與舞臺的擺設亦隨之變換。

### 第一場：文生與曉螢家的客廳

唱片開始旋轉，音樂下（在此強烈建議在本劇中不要選用任何過度悲傷或迷幻的曲子）。

文生：（對著觀眾獨白）小時候，我以為人生是有音樂的。不是說我夢想成為一位音樂家或歌手，當然我也不是沒這樣夢想過。只是，這個夢想很快被另一個夢想所取代，而取而代代之的夢想也很快被另一個夢想取而代之。小時候，人似乎有源源不絕的夢想。我想，這或許是因為，小時候你不知道世界上有夢想之外的東西。

離題了，我現在想說的與夢想無關。不是每件事都和夢想有關，那是太平盛世的騙局。我現在想說什麼？對了，人生與音樂。我很愛看電影，從小到現在都是。在電影裡，最重要，最感人的場景，總會有一段配樂響起。無論多糟的電影，那一段

一間布置簡單的公寓客廳。上舞臺的牆中央突兀的掛著一把黑色的手槍。右舞臺有一扇門，這是大門，通往樓梯間。一進門是一長一短兩張沙發與茶几，還有一個書架，上面凌亂的放著黑膠唱片，CD，還有一些書本。觀眾無法看見這些書本的書名與唱片的名稱。左舞臺的區域擺著一張餐桌與幾張椅子。餐桌上擺著一個插著玫瑰的花瓶，還有一臺老式的唱片機。左舞臺有兩扇門，一扇通往臥室，一扇通往廚房。

觀眾入場時，家瑋站在右舞臺的門口。他穿著西裝，打著領帶，服裝十分正式。曉螢站在他的前方。文生坐在隔著他們一段距離的餐桌旁。三人均是定格的狀態。

聚光燈打在文生的身上。

他站起身，走到書架旁抽了一張黑膠唱片，走回餐桌旁，將唱片放進唱片機裡，

也會讓你目不轉睛。音樂就像酒精，如果你曾經試過一邊喝酒一邊看一場戲，你會發現自己很容易淚流滿面，儘管酒醒後，你很可能不記得自己到底看到了什麼。

頓，似乎在思索自己想講什麼。

小時候，我相信，人生是有配樂的。就像電影一樣，在那些最煽情，最有意義的場景，音樂將會響起。其餘的，沒有配樂的段落，不過是人生中乏味的過場。我之所以還沒聽見配樂，是因為我還沒長大。所以我等待。

我等了很久，久到我忘記自己在等待。然後我發現一個事實：人生沒有配樂，要有配樂，你就要自己放。人生也沒有觀眾，除非你在演舞臺劇。這個發現並沒有讓我失望，因為，如我剛才所說，我已經忘記自己在等待了。

頓。

這是一個關於死亡的故事。故事的最後，我死了，慘遭殺害，被它（另一盞聚光燈照在牆上的槍上）。兇手站在我的身後開槍。直到最後，我都不知道他是誰。我還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我死掉的時候，萬籟俱寂。

音樂停。全場燈亮。

家瑋：（開心地）嘿，文生，終於見到你了，你這個失蹤人口。

文生：好久不見。你穿得好像要參加一場葬禮。

家瑋：我一下班就來了，今天有個大使來部裡。

我跟你們說過約九點太早了，約九點半差不多。

曉螢：現在已經十點了。

家瑋：喔。中永和的路我總是搞不清楚。

文生：沒有人搞得清楚。賓拉登如果躲在中永和，美軍大概到現在都還沒找到他。

曉螢：聽說當年城市規劃的人是按照諸葛亮的八陣圖設計的。

家瑋：我在過福和橋之前有打電話給我女朋友，告訴她我愛她。然後她哭著阻止我（模仿女音哭泣狀）：你瘋了嗎？那是中永和！你回不來的。不，不要離開我！

曉螢：你還不趕快打給她，報一下平安。

家瑋：我還有回程。如果我失蹤了，請幫我跟她轉達。我不愛她，叫她忘了我吧。

文生：還真抱歉，要你涉險來臺北的百慕達。

家瑋：對啊。我八歲的時候，有一個妹妹就在中和失蹤了，我心理一直有陰影。

文生：等一下，我記得好像真有這件事。你好像的確有一個妹妹在中和失蹤了。

家瑋：是啊。

文生：所以你剛才……不是在開玩笑？

家瑋：我是在開玩笑。

文生：那就好。

曉螢：才不好。這種事怎麼能開玩笑？

家瑋：沒關係啦。我根本不記得我妹長怎樣。我甚至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

文生：靈位上沒有嗎？

家瑋：她又沒死，怎麼會有靈位？

文生：在法律上，失蹤這麼多年，應該算死亡人口了。

家瑋：那也要我家的人去申請宣告死亡。我們還沒做這件事。

文生：幹嘛不去？

家瑋：忘了。

曉螢：別再開你死去的妹妹的玩笑。

家瑋：她沒死。

文生：她是失蹤。

家瑋：不過失蹤這麼久，說不定死了。

文生：我失蹤了這麼久，不是還活著？

家瑋：沒錯。有啤酒嗎？我們來敬失蹤人口。

文生：（對曉螢）還有啤酒嗎？有沒有吃的？

曉螢：我去看看。

曉螢由廚房下。

家瑋：真詭異。

文生：什麼？那把槍嗎？

家瑋：不是。這把槍的確也很詭異，不過我說的是曉螢。

文生：她哪裡詭異？

家瑋：你問她「還有啤酒嗎」，她就立刻去廚房看看。我認識的曉螢不是這樣。

文生：是嗎？那曉螢應該是怎樣？

家瑋：以我認識她多年的經驗來看，她應該……

更跣一點。

曉螢由廚房上，手裡拿著啤酒。

曉螢：（把啤酒放桌上）啤酒來了。

家瑋：有冰塊嗎？

曉螢：（不耐煩地）是要喝多冰？

家瑋：（對文生）你看，就像這樣。

曉螢：你在說什麼？

文生：有吃的嗎？

曉螢：在弄了。

曉螢由廚房下。

家瑋：你看到了吧。

文生：你不說我還沒發現。好像從我回臺灣之後都是這樣。

家瑋：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文生：三個月前。我記得我有打電話給你。

家瑋：不是你打的，是曉螢打的。我一直想來看你，但我太忙了。

文生：在外交部工作感覺怎麼樣？

家瑋：就像我剛才說的，很忙。

文生：應該很有……國際觀吧？

家瑋：說真的，還好。我是以最好的成績考進去的，在人事處工作。

文生：那是什麼？

家瑋：就是管人事的部門。他們可以先選人。

文生：所以，考進外交部的新進人員，成績最好的

的會被分去算薪水？

家瑋：我們不用算薪水啦，不過差不多這個意思。你呢？什麼時候要去工作？

文生：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家瑋：你大學的時候不是去實習過國會助理什麼的。

文生：沒興趣。

家瑋：那你對什麼有興趣？射擊嗎？（把槍拿下來端詳）這是真槍？

文生：是的，真槍實彈。

家瑋：那弄來的？

文生：美國。

家瑋：怎麼弄的？

文生：我在美國住我姑丈家。我把他的槍拆解成十二個部分，放在十二個奶粉罐裡，用十二個包裹寄回臺灣。

家瑋：有可能嗎？海關沒發現？

文生：你手上拿著一把完整的槍，然後質疑我的

方法？是的，海關沒有發現。你們最好檢查一下所有入關的奶粉罐，裡面可能不是毒品就是槍。

家瑋：第一，海關跟外交部沒關係，海關是財政部管的。第二，我相信大部分入關的奶粉罐裡都裝著奶粉，不是毒品也不是槍。

文生：你怎麼知道？你有打開過那些奶粉罐嗎？

家瑋：那你有打開過嗎？

文生：我上個月才打開十二個奶粉罐，裡面的零件剛好可以組成一把槍。

家瑋：廢話，那十二個奶粉罐都是同一個神經病寄的。

文生：你要這樣說那我也沒辦法。

家瑋：我告訴你，千萬不要和拿槍的人爭辯（將槍口指向文生）。

曉螢從廚房門上，手裡端著一盤食物，剛好看見這一幕。曉螢驚叫，盤子掉在地上，文生與家瑋都嚇了一跳。

家瑋：靠杯，我差點就開槍了。

曉螢：你幹嘛開槍？

家瑋：是你嚇得我差點開槍。

曉螢：你幹嘛拿槍？

家瑋：我只是開個玩笑。

曉螢：別開這種玩笑。

文生：大家冷靜，沒事。

家瑋：我嚇得想上廁所。廁所在那？

文生：在臥室裡。

家瑋由臥室下。

曉螢開始收拾地上的食物與盤子，文生幫忙她。

文生：喂，鎮定點。

曉螢：吵死了。

文生：家瑋只是在開玩笑。

曉螢：別開這種玩笑。

文生：好，好，知道了。

曉螢：我說真的。（頓）不要再離開我。

頓。

家瑋由臥室上。

家瑋：唯一的廁所在臥室裡，這是什麼怪格局？

文生：這就牽扯到一段曲折的歷史。一開始，這是一間普通的公寓。客廳在那邊，房間在這邊。唯一的廁所在客廳，房間裡沒有廁所。

有一天，房子的主人要搬去臺北市了，於是他把所有的牆壁都打掉，租給人家當辦公室使用。後來，他做生意做的傾家蕩產，房子被銀行拍賣。第二位房東覺得，租給學生更好賺，於是把房子隔成好幾個小房間，以及一間廁所。

隔完之後，房東才發現，這附近只有高職，沒有大學。高職生不租房子，高職生都住宿舍。除了大學生之外，根本沒有人要租跟格子趣一樣小的房子。於是他又動手拆，拆完之後發現拆錯了，房間變成在

那邊，客廳變成在這邊，廁所變成在臥室裡。房子就變成今天這個樣子了。

家瑋：原來如此，真是臺灣奇蹟。

曉螢：托你的福，我把盤子打翻了。我再去弄一盤。

文生：不急啦，大家應該沒有很餓。

曉螢：我再去弄一盤。（從廚房下）

文生：她怎麼了？

家瑋：我看，今天晚上還是別再碰這把槍了。

（把槍掛回牆上）

文生：臺灣人對槍的恐懼是一個謎。

家瑋：你說什麼？

文生：我說，很少有一個國家像臺灣這樣，對槍枝這麼陌生。陌生會變成恐懼。

家瑋：如果你在美國的大街上拔槍出來，那裡的人不會逃嗎？還是他們把槍當時尚配件。

哇，那個人的散彈槍好潮，好搭他的牛仔褲，不知道哪裡可以買得到呢？

文生：根據我的推測，美國人在街上看見槍的反應，就像是臺灣人在街上看見刀的反應。

家瑋：蛤？

文生：美國人在街上看到槍，第一個反應八成是：Shit, he's got a gun. 然後趴下找掩護。

如果臺灣人在街上看到槍，我猜，一定沒有反應。

家瑋：那很勇猛啊。

文生：不勇猛。你應該聽過這個故事，如果一頭大象衝進餐廳裡，餐廳裡的人會繼續吃飯，因為沒有人相信餐廳裡有大象。就像在街上看到大象一樣，臺灣人不相信臺灣的街上會有槍。另一方面，刀就可信多了。臺灣人如果在街上看見有人拿著一把菜刀，反應一定是：幹，遇到瘋子。然後轉身就跑。

家瑋：這只是你的推測。

文生：不然我們實驗一下。你拿著這把槍走到街

上，我打賭第一個看見你的人十秒鐘之內不會逃走。

家瑋：如果他五秒內就逃了呢？

文生：反應這麼快，一定是道上的兄弟。樣本數不足，實驗繼續。

家瑋：我懶得理你。不過，你說的或許有道理，我原本也不相信這是一把真槍。你幹嘛掛一把真槍在客廳的牆上？

文生：不然客廳的牆上該掛什麼？麋鹿頭的標本嗎？

家瑋：你不怕警察看見嗎？

文生：警察來我家客廳幹嘛？

家瑋：那修水電的呢？

文生：我就說那是假槍，他們會相信。

家瑋：重點是，為什麼？

文生：什麼為什麼？

家瑋：為什麼，你要在你位於臺北的永和的公寓的客廳的牆上掛一把來自美國的裝了子彈

的真槍？

文生：不然我要掛什麼？

家瑋：隨便，麋鹿頭標本、犀牛頭標本，或是羚羊頭標本。今天拜訪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大使，他的國家應該出產很多這種東西。你要的話我可以幫你弄來。

文生：是那一國的大使？

家瑋：說了你也不知道。掛什麼都好，沒有人會在客廳的牆上掛一把槍的。

文生：在臺灣沒有人。在非洲，或許就在你那位

大使來自的國度，小孩子把槍當玩具玩。

家瑋：那是非洲。你已經回來了，你在臺灣。

文生：我知道我在臺灣。

家瑋：是嗎？你確定？

文生：什麼意思？

家瑋：我的意思是，你到底在幹嘛？

文生：我在和中華民國外交部官員討論我家客廳的擺設。

家瑋：我坦白告訴你，我今天來你家有兩個目的。其中一個，就是和你談談。

文生：談什麼？客廳的擺設？

家瑋：不是，不要管客廳了。曉螢告訴我，你最近很奇怪。

頓。

家瑋：更準確的說，曉螢認為你回臺灣之後一直很奇怪。你剛才告訴我你回來三個月了，由此可知，你已經奇怪三個月了。

文生：所以曉螢叫你來和我談一談？

家瑋：是。你不覺得她在廚房待太久了嗎？難道

她在煮佛跳牆？

文生：所以她在等你跟我談完。

家瑋：我認為如此。

文生：那我們談完了嗎？

家瑋：沒有。我們才剛開始。

文生：什麼時候會結束？我晚一點還想去跑步。

家瑋：跑步？

文生：對啊。慢跑。

家瑋：這就是我想說的，為什麼？

文生：運動啊。

家瑋：我聽說，你每天半夜十二點出門，從永和慢跑到新店，然後坐計程車回來。

文生：沿著河濱公園跑，其實很快。

家瑋：為什麼？

文生：你不要再十萬個為什麼了，半夜從永和跑步到新店然後坐計程車回來並不犯法。

家瑋：你沒有工作，你拒絕工作，你整個白天都非常閒，而你卻非要在半夜十二點出去跑步，從永和跑到新店，再坐計程車回來。這一切都不禁讓人想問一句話。

文生：什麼話？

家瑋：為什麼？

文生：你不是想打架？

家瑋：（裝腔作勢地）打架？喔，文生，李文生，我的朋友，我親愛的朋友，My

dear friend.我向你保證，我今天來此有許多目的，但其中絕不包括打架。我只是希望，在以雙方誠摯的友誼為互信的前提下，你是否願意滿足我的好奇心，告訴我你到底怎麼了呢？

文生：我很好。多謝你的關心。

家瑋：你不好。你很糟。你出國兩年，其中一年十一個月音訊全無，最後一次寄明信片回來，是從連修讀國際關係多年的敵人在下我都認不出來的國家。令人訝異的是，他們居然有明信片與郵局。

文生：你想說什麼？

家瑋：我想說的是，我認為，你異常的行為與你失蹤的兩年有明顯的正相關，能不能告訴我，在失蹤的兩年裡，你到底看到了什麼？

文生：沒什麼。

家瑋：說嘛。

文生：你期待我看到什麼？還不就那些。

家瑋：請定義「那些」。

文生：戰爭，瘟疫，種族衝突，餓斃的野殍，瀕死的貧童，哭喊的女人。絕望，絕望，還有絕望。基本上，和我們在CZ看到的差不多。

家瑋：對不起，餓斃的什麼？

文生：野……屍體。

家瑋：那麼，你認為，看見這些野……屍體，對你是否造成了影響？

文生：或許吧。親眼看見之後，一切都不一樣了。

家瑋：那裡不一樣？

文生：我不知道該怎麼告訴你。

家瑋：試試看。

文生：不想試。

家瑋：好吧。無論如何，你已經回來了。這裡是臺灣。

文生：問題不在那裡。

家瑋：那問題在哪裡？

文生：問題在這裡。

家瑋：這裡是哪裡？

文生：這裡是臺灣。

家瑋：臺灣有什麼問題？

文生：臺灣沒有問題。這就是臺灣的問題。

頓，音樂下，全場燈光微暗，聚光燈打在文生身上，玫瑰花瓣在光柱中緩緩飄落。在音樂聲中，文生彷彿獨白，家瑋則認為自己在與文生對話。

家瑋：你知道，我在外交部受訓的時候修過修辭學，成績還很不錯，但我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文生：問題在於，正在發生大規模殺戮的彼端，與我所立足的臺灣，我不知道哪一邊比較瘋狂。

家瑋：你知道，我在外交部受訓的時候修過修辭

學，成績還很不錯，所以我好像聽得懂你在講什麼。

文生：死亡是常態，還是特例？一個日落前上萬人被殺的國度正常，還是因為一兩件兇殺而騷動的社會正常？

家瑋：哇，你的問題很嚴肅。

文生：歸根究柢，我無法不去追究的問題是，人類為什麼會這樣，人類究竟該往何處去？

家瑋：你是認真的嗎？

文生：我所存活的社會裡，槍支與嚴肅的問題就像街上的大象。等他們反應過來，槍支將令他們恐懼，而嚴肅的問題則令他們發笑。他們只想說廢話，我們只想說廢話，我們只想不斷的說廢話。我們只想探究十二星座運勢排行，愛你的男人的十二種特質，企業最需要的十二種人才，還有一個人不可不在客廳的牆上掛槍。

家瑋：沒有人會在客廳的牆上掛槍，除非你是歐

洲的貴族。就算你是歐洲的貴族，牆上掛的也是獵槍，不是手槍。

頓，音樂收，全場燈亮。

家瑋：怎麼會有玫瑰花？

文生：不知道。大概從那裡飛來的（指餐桌上的玫瑰）。

家瑋：好了，杜斯妥耶夫斯基。我只想說一句話，這句話堪稱臺灣在人類文明史上的傑出貢獻。

文生：什麼話？

家瑋：認真你就輸了。

文生：我不在乎輸贏。

頓。

家瑋：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意思。每一天，打開報紙，國際新聞讓人想哭，國內新聞讓人想吐。但是，你能怎麼樣嘛？你只能邊哭邊吐。寶傑爛透了，非洲的軍閥也爛透了。非洲人一天一天的被殺，臺灣人一天

一天的變成智障。但是，你能怎麼樣嘛？拒絕工作？在客廳掛一把槍？半夜去跑步？這些行為不會改變任何事情。你無法改變任何事情。

文生：我想離開。

頓。

家瑋：去那？

文生：不知道。

家瑋：（壓低聲音）聽好了，你這個智障。你離開了兩年，曉螢等了你兩年。我不管你有什麼問題，卡拉馬助夫兄弟或罪與罰，我不准你隨便說離開，更不准在她可能就在隔壁的時候說。

文生：現在你認真了？你輸了。

家瑋：（壓低聲音）幹你……

曉螢從廚房門上，手裡拿著蛋糕，上面插著25的蠟燭。

曉螢：生日快樂。

機旁邊）這真酷，能放音樂嗎？

曉螢走過去，使用老唱機。音樂下，是開場時選用的音樂。

家瑋：（舉起啤酒）敬四分之一個世紀。

曉螢：（舉起啤酒）四分之一個世紀。

文生舉起啤酒。  
在音樂聲中燈漸暗。

## 第二場：文生與曉螢家的臥室

一間中央擺著雙人床的臥室。雙人床的床頭櫃上擺著床頭音響，旁邊散置著一些CD盒，還有三四本書。上舞臺的牆上掛著一幅畫著玫瑰的靜物畫。右舞臺有一扇門，通往客廳，這扇門保持敞開。靠近門的地方有一個小圓桌與一張椅子，小圓桌上有一個沒花的花瓶。左舞臺有一扇門，通往廁所與浴室。

文生：誰？

曉螢：你。

文生：我？

家瑋：我今天來，還有一個目的，就是祝你生日快樂。

曉螢：你們……講完了嗎？

家瑋：講完了，問題都解決了，是吧？

文生：嗯。

曉螢：很好。（抽出一張卡片）這張卡片是大家一齊寫的，有你爸媽，大學的朋友，還有我和家瑋。

文生：謝謝。

曉螢：恭喜你二十五歲了。

家瑋：我們不是已經二十五歲，就是即將二十五歲。

曉螢：用王家衛的說法，就是四分之一個世紀。  
家瑋：我們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我提議，我們一起舉杯敬四分之一個世紀。（走到老唱

燈亮。

曉螢躺在床上斜倚著枕頭，在讀一本書。  
浴室門後傳來潺潺水聲。

水聲停。

家瑋從浴室門上。他還穿著那套西裝，只是把領帶扯掉了。

家瑋：文生呢？

曉螢：去跑步了。

家瑋：喔。

一陣沉默。家瑋打量房間。

家瑋：（望著牆上的畫）你真的很會畫畫。

曉螢：謝謝。

家瑋：我注意到，你很喜欢畫玫瑰。

曉螢：嗯。

家瑋：大學的時候，我一直在想，你應該會成為一位藝術家什麼的。然後，我猜文生可能變成社運人士，不然就是政治家。我從來沒想過你們會變成公務員和……和……

曉螢：神經病。

家瑋：其實我原本想說運動員。

曉螢：運動員？

家瑋：他每天去慢跑不是嗎？

曉螢：喔。

頓。

家瑋：你在讀什麼？

曉螢：罪與罰。

家瑋：不會吧。

曉螢：其實蠻好看的。

家瑋：我知道很好看，但我認為，那是你現在最  
不該看的書。

曉螢：是嗎？

家瑋：你能想像兩個杜斯妥耶夫斯基對話嗎？一  
定是有史以來最沉重的對話。（裝出悲壯  
的語調）這些失去家園的母親為什麼站在  
這裡？人類為什麼貧乏？孩子為什麼窮  
困？為什麼他們不互相擁抱，互相親吻？

為什麼他們不唱快樂的歌？

頓，一陣沉默。

曉螢：我以為你回家了。你突然折回來，有事  
嗎？

家瑋：我迷路了。

頓，又一陣沉默

家瑋：跟你開玩笑是一件充滿挫折感的事。

曉螢：我們都在挫折中成長，孩子。

家瑋：我原本想告訴你一些事，但我很猶豫。不  
說，我覺得對不起你，說了，我覺得自己  
很卑鄙，或著你會懷疑我很卑鄙。

曉螢：那就別說。

頓。

家瑋：你誤會了，我想說的不是你以為的那件  
事。

曉螢：你以為我以為你想說什麼？

家瑋：你以為我想說那件你早就知道的事。

曉螢：沒錯，我的確以為你想說一件我早就知道

的事。但是，相信我，你以為我以為你想  
說的那件事不是我以為你想說的那件事。

家瑋：對不起，我們在說什麼？

曉螢：你以為我們在說什麼？

家瑋：我真的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曉螢：沒關係，我知道就好。

家瑋：我們有在溝通嗎？

曉螢：有。

家瑋：好吧，那就好。

曉螢：早點回去吧，你和女朋友同居不是嗎？她

會擔心的。

家瑋：她被我趕回家了。

曉螢：為什麼？

家瑋：她說她要考試，我希望她專心。

曉螢：考什麼？

家瑋：公務員。她考不上的。

曉螢：你怎麼這樣說。

家瑋：她跟你不一樣。

曉螢：什麼意思？

家瑋：她是那種隨便的人，害我們這一代被上一  
代看不起的那種人。

曉螢：那是什麼樣的人？

家瑋：這麼說吧，假如人生是一條路，她就是在  
路上不斷變換車道的那種人。她不斷的改  
變目標，把那些目標取名為夢想，好像人  
還真的能因為夢想而偉大一樣。

曉螢：憤世嫉俗看來會傳染。

家瑋：說真的，我知道文生為什麼發神經。智障  
才會傳染，而且疫情正在失控。我之前認  
識一個女孩子，是我朋友的朋友，我們大  
家一起去唱歌，我和她交換了電話，然後  
她開始每天打電話給我。每一次，她都在  
講她前男友的事。她說她忘不了她前男  
友，她得了憂鬱症，她問我（裝女聲）：  
當你心中有一個人，而你知道他不會再回  
來了，你該怎麼辦？

曉螢：你該怎麼辦？

家瑋：一開始，我跟她說一些廢話，什麼上帝關了一扇門就會打開一扇窗之類的，好像上帝從來都不開冷氣。然後，有一天，我終於受不了了，我就跟她說：失戀了，想知道該怎麼辦嗎？去看少年維特的煩惱吧，歌德把答案都寫在那裡了。

曉螢：你很殘忍。

家瑋：不殘忍，因為她問我那個有沒有電影版。

曉螢：後來呢？

家瑋：後來她就成為我女朋友了。

曉螢：我看過你女朋友的照片，我覺得很漂亮。

家瑋：一個人總該有一點長處。

曉螢：這句話太過分了。

家瑋：我知道，但我忍不住。就像文生一樣。

曉螢：什麼意思？

家瑋：什麼什麼意思？

曉螢：什麼叫作就像文生一樣？

家瑋：我不是那個意思。

曉螢：你們忍不住什麼？忍不住要藐視女朋友？家瑋：不是，你和我女朋友不一樣。你和她差太多了，我是說，她差你太多了。就算是文生，我相信，在他心裡也絕對不敢藐視你。

曉螢：他沒有藐視我，他無視我。

家瑋：這不能怪他，他的眼睛被非洲人塞滿了。

他真的不該出去旅行。

曉螢：我不認為全是非洲的錯。

家瑋：什麼意思？

曉螢：我不知道。其實，大學四年級的時候他就有點奇怪了。

家瑋：你應該小心一點。

曉螢：小心什麼？

家瑋：他不太對勁。他還有一把槍。

曉螢：與其擔心我，不如擔心他。我很想拿那把槍殺了他。

家瑋：你們常常吵架嗎？

曉螢：吵不起來。他根本看不見我。你要怎麼跟

看不見的人吵架？

家瑋：吵架不需要看得見，吵架只需要聽得見。

其實，像你這樣的女孩子，居然願意等一個男人兩年，不論那個男人是誰，我都覺得不可思議。

曉螢：我不是故意的。

家瑋：我知道，你不是不小心的。你跟我說過。

曉螢：我跟你說過很多事情。

家瑋：很多事情你再也不說了。文生回來後的三個月裡，你只打過兩次電話給我，一次告訴我文生回來了，一次告訴我文生行為異常，希望我能來和他談一談，順便幫他慶生。

曉螢：文生是你的朋友。

家瑋：他當然是我的朋友。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們三個從大一就認識了。他回來了，我

很高興，就算他變成了一個神經病，從來不開冷氣的上帝也能幫我作證我有多高興。（頓）但是，我真的希望你不要那麼

冷酷。我有很多話想告訴你，我有很多話想問你。（頓）我問你，三個月前，文生回來之前，三個月前在我家那一次，難道在你心裡沒有任何意義嗎？

曉螢：我懷孕了。

頓。

家瑋：嫁給我。

曉螢：什麼？

家瑋：我現在非說不可了。我今天和文生談過，他說……

曉螢：我知道，他說他要離開。

家瑋：你……

曉螢：我聽到了。

家瑋：我……

曉螢：我拒絕。

家瑋：你拒絕什麼？

曉螢：嫁給你。

家瑋：那麼，我無話可說了。

頓。

曉螢：你回去吧。

家瑋：為什麼這個花瓶裡沒有花？

曉螢：原本有，後來枯掉了。我想插新的花進

去，被文生阻止了。

家瑋：為什麼？

曉螢：他說那是一個象徵。

家瑋：象徵？什麼象徵？

曉螢：他大概以為自己在演一部電影或戲劇。

家瑋：空的花瓶可以象徵什麼？

曉螢：不知道，他的腦袋吧。

文生：（只有聲音）或是他的心。

文生從打開的門上。

一陣戲劇性的沉默。

家瑋：你回來了。

曉螢：你怎麼回來了？

家瑋：而且出場的這麼有力。

文生：我在跑步。月亮很圓，晚風很涼，我的心很平靜。然後，跑著跑著，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家瑋：什麼事？

文生：你為什麼問我廁所在哪裡？

家瑋：蛤？

文生：你問我廁所在哪裡，我說在臥室裡，然後你直接進了這道門。你知道臥室在那裡，你來過這間房子。你來過這間房子，卻在我面前裝作沒來過，這一切都不禁讓我想問一句話。

家瑋：什麼話？

文生：為什麼？

曉螢：你怎麼進來的？

文生：大門沒鎖。

曉螢：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文生：大概在家瑋說我是他朋友的時候。

家瑋：等等，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

文生：我想的是哪樣？

曉螢：文生，對不起。我懷孕了。

頓。

文生：你剛才說這句話的時候好像也有這種戲劇性的停頓。

曉螢：你一直站在客廳，聽我們兩個講話，然後

在適當的時機插進一句臺詞，什麼「或許

是他的心」，接著再走進來？

文生：呃，對。

曉螢：嗯，真的很詭異。文生，聽我說……

文生：不用說。

曉螢：我真的……

文生：你為什麼不嫁給他？

頓。

曉螢：說不定因為我還愛你。

文生：那很好，那真的很好。

曉螢：好什麼？

文生：那你也可以留下來。總之，不要把我扯進

這種事。

曉螢：請問，這種事是什麼事？

文生：無聊的事。

曉螢：無聊？

文生：無聊。

頓。

家瑋：李文生。You son of bitch.

文生：你罵我？

家瑋：為了避免你沒聽到，我還特別叫了你的名字不是嗎？你是李文生沒錯吧？

文生：沒錯，我是李文生。請問你為什麼罵我呢？

家瑋：請你解釋什麼叫作無聊。

文生：無聊，就是沒有意義。

家瑋：你認為，五分鐘前，你在後臺等進場時聽見的這件事情，沒有意義？

文生：沒有意義。你知道，我回到臺灣，最受不了的事情是什麼嗎？我告訴你，那就是無聊。這是一座被無聊占據的島嶼，人們花費所有的精力、所有的熱情與所有的痛苦來談論無聊的事情：談論婚姻問題，談論兩性關係，談論劈腿，談論小三。不僅如此，他們還使用一切的傳播工具，電視，廣播，網路，把討論這些問題的過程無遠弗屆的傳送出去。人類世界沒有任何一個議題可以得到這麼廣泛的討論。在這座島上，感情的第三者取代了戰爭與瘟疫，成為幸福最大的敵人。在這座島上，隋棠的眼淚擲地有聲，敘利亞的炸彈細若蚊鳴。在中華民國外交部人事處工作的劉家瑋先生，你在和我討論眼前的所謂的感情三角習題的時候，你還記得遠方有一個國家叫敘利亞嗎？在那裡，人們受苦，害怕，不知道能不能看見明天的太陽，而我們在

冷氣房裡，殫精竭慮的爭辯感情問題。我覺得這真是奢侈，這真是他媽的奢侈。

家瑋：我真是他媽的想揍你。

文生：你想揍我？

家瑋：我豈止想揍你。如果我是歐洲的貴族，我會把他媽的手套甩在你臉上，叫你出去跟我決鬥。

文生：為什麼？

家瑋：你應該生氣，你應該憤怒，你應該揍我一拳。你應該把他媽的手套甩在我臉上，叫我出去跟你決鬥。

文生：你是說，你之所以生氣，想揍我一拳，想把他媽的手套甩在我臉上，是因為我沒有生氣，我沒有揍你一拳，我沒有把他媽的手套甩在你臉上？

家瑋：對。

文生：這是什麼道理？你是不是變態？

家瑋：你……

曉螢：夠了。

頓。

曉螢：家瑋，你先回去吧。

家瑋：我知道了。

曉螢：等一下。

家瑋：怎麼了？

曉螢：伊莎貝爾蓓年輕的時候演過一部電影，叫作編織的女孩，你看過嗎？

家瑋：伊莎貝爾什麼？

曉螢：不要糟蹋愛你的人，會付出代價的。

頓，家瑋由敞開的門下。右舞臺傳來大門的開關聲。

文生：我滿身大汗，我要去洗澡。

曉螢：去吧。

頓。

文生：你為什麼這麼難過？

曉螢：我看起來很難過嗎？

文生：非常。

曉螢：那大概是因為我真的很難過。

文生：為什麼？

曉螢：說不定是因為你。結束了，文生。我要離開。

文生：喔。可是房子是你的，你繳了一年的房租。

曉螢：無所謂，我不想待在這裡了。我明天早上就走。

文生：那，租約在那裡？

曉螢：抽屜裡。

文生：好吧。

頓。

文生：我要去洗澡了。

曉螢：我可以問你一句話嗎？

文生：什麼話？

曉螢：為什麼？

文生：什麼為什麼？

曉螢：為什麼這麼瞧不起我？

文生：絕對沒有。

曉螢：在我看來就是這樣。

文生：我絕對不會瞧不起你。

曉螢：那你為什麼這麼不在乎？

文生：你指的是什麼？

曉螢：你認為我和別的男人上床了，你為什麼不

憤怒？我要離開你了，你為什麼不難過？

文生：你是在要求我對你憤怒為了你難過嗎？這

個要求未免太可笑了。

曉螢：這個要求是很可笑，但這個要求很過分

嗎？

頓。

文生：我很憤怒，也很難過，但不是因為你。我

很抱歉。我才想問你為什麼不在乎？

曉螢：不在乎什麼？

文生：人類。

頓，音樂下，全場燈光微暗，聚光燈打在

曉螢身上，玫瑰花瓣在光柱中緩緩飄落，

曉螢莫名其妙的看著飄落到身上的玫瑰

花。音樂暫停，聚光燈收，再重新打在文

生身上，玫瑰花瓣在光柱中緩緩飄落，音

樂繼續。

文生：（開始獨白）我曾經看過這世界，但也可

以說是沒看過，因為世界和我想像的一

樣，所以我在看到它之前就已經看過它

了。我想像這個世界很絕望，然後見證了

它的絕望。這大概就是旅行的意義。

想像一條異國的街道，陽光，沙塵，香料

的味道。販賣編織地毯的小販，留著大鬍

子的男人與蒙著面紗的女人。小孩子在路

邊奔跑，路上的車輛按著喇叭。你感受到

生命力，你覺得這就是文明。

然後，你看見一輛破舊的公車，綠色的，

上面載滿了人，從你身邊慢慢開過。然後

你往前走，接著你聽到爆炸聲，你轉過

頭，看見那部公車的每一個窗口都冒出濃

煙，濃煙中有好多手臂在揮舞。然後公車

再一次爆炸，火焰從每一個窗口冒出來。

然後，你發現公車還在前進，背負著一片

大海向前滑行。四周的人們尖叫，逃竄，

哭喊。你看著著火的公車，突然明白它不

會停下來。它會不斷的，不斷的前進，

直到世界的盡頭。你看著它慢慢滑出你的

視線裡。

頓。

你總是以為自己不相信上帝。我總是以為

自己不相信上帝。直到某個瞬間，你才發

現，其實你一直都相信上帝，也是在同一

個瞬間，你了解到，你再也無法相信上帝

了。我再也無法相信上帝了。

我在旅途中遺失了上帝，我很焦慮。沒有

上帝，人類該怎麼辦？人類是如此的，如

此的邪惡。在難民營，人們被槍殺在印有

紅十字的白色帳篷裡。那些屍體張著眼

睛，看起來驚恐又迷惑。他們這輩子可能

根本沒見過那些開槍的人。他們根本不知

道是誰殺害他們。

頓。

人類究竟為何會這樣？人類要往哪裡去？

人類該往哪裡去？人類要怎麼樣才能得到

幸福？當我回到臺灣，人們因為這些嚴肅

的問題嘲笑我。為什麼要擔心那些問題

呢？你是神經病嗎？與其擔心人類，不如

擔心你自己吧。然後他們開始嚴肅的討論

一些問題，例如怎麼樣分手不會傷到對

方。

在臺灣，各種災難的畫面在電視機裡一閃

而過。看到這些畫面，人們很驚訝，並在

三分鐘後將這些畫面遺忘。有人說，記憶

不會被忘記，只是想不起來而已，臺灣絕

對是一個反證明。這沒什麼了不起，臺灣

人就是

這樣。這就是臺灣。認真你就輸了。

沒錯，認真你就輸了。

但是我不想贏。

我想哭。

頓，音樂停，全場燈亮。

曉螢：玫瑰花那裡來的？

文生：（指那幅畫）那裡吧。

曉螢：怎麼可能？你是劉謙嗎？

文生：我累了，我要去洗澡。

曉螢：你語無倫次的說了一堆話，但都是廢話。

如果你這麼憤怒，你就不該在家裡蹲。

文生：那我該去那裡？

曉螢：做你大學常做的事，參加社運，去遊行，

去抗議，或著乾脆去從政。

文生：沒有用的。

曉螢：為什麼？

文生：因為這裡是臺灣。

一間簡單的套房。房中有書桌椅與一張床，書桌上擺著一些書，還有一支玫瑰。左舞臺有一扇門，是房間的大門，通往樓梯間，右舞臺有一扇門，通往廁所。

鑰匙聲響，家瑋從大門上。

毓婷突然從廁所門上，對他大喊一聲。

家瑋：寶貝，在我家廁所幹嘛？

毓婷：人家想你。

家瑋：想我就應該在自己家裡想。跑到我家廁所

不是想我，是見我。

毓婷：人家想見你。你怎麼這麼晚回來？

家瑋：我去朋友家。我跟你說過了把？

毓婷：又是永和那個朋友？

家瑋：對。

毓婷：男的女的？

家瑋：我說了很多人遍，當然是男的囉。

毓婷：你幾乎每個禮拜都去找他。我覺得你愛他

曉螢：大學時候的你不是這樣。你到底怎麼了？

你為什麼突然逃到國外？

文生：「逃」到國外？

曉螢：「逃」到國外。大四那一年，你去實習國

會助理那一年，你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文生：沒什麼值得說的事。我要去洗澡了。

頓。

曉螢：去吧。洗完澡之後幫我整理行李。

文生：好。

文生由浴室門下。曉螢看著他進入浴室，看著門凝思了一會兒。然後她轉身，看見地上的玫瑰花瓣。她把一片花瓣撿起來，回頭看了一眼牆上的畫，然後抬起頭，四處張望，彷彿在找尋什麼。

燈漸暗。

### 第三場：家瑋的套房

比愛我多。他真的是男的嗎？

家瑋：Seeing is believing. 不然你自己去找他。

（舉起手掌）

毓婷：你幹嘛把地址寫在手掌上？

家瑋：那裡是中永和，我怕迷路。

毓婷：每個禮拜都去，還會迷路？

家瑋：那裡是中永和。而且我很久沒去了。

毓婷：這麼說起來，你好像有幾個月沒去了。

家瑋：寶貝不是應該在家唸書嗎？

毓婷：反正這麼晚了，我也不會唸書。

家瑋：你來我家多久了？

毓婷：大概十點來的。

家瑋：你在我家廁所待了五個小時？

毓婷：怎麼可能。

家瑋：那你在我家幹嘛？

毓婷：就玩玩手機，睡覺……其實也沒幹嘛。

家瑋：你還真閒。

毓婷：我是在等你。過十二點了，已經是週末了

呢。

家瑋：你不是要唸書嗎？公務員考試呢？

毓婷：我覺得把時間都花在唸書上很浪費人生。

家瑋：那你一開始就不要參加考試。

毓婷：可是我想當公務員啊。

家瑋：那你就唸書啊。

毓婷：可是把時間都花在唸書……

家瑋：沒錯，很浪費時間。那你就不要參加公務員考試。

毓婷：可是我想當公務員啊。

家瑋：What the……

毓婷：不要跟我說英文，我最討厭英文了。

家瑋：我只是想說髒話。

毓婷：髒話也不行。

家瑋：英文這麼差，怎麼通過考試？

毓婷：我是臺灣人，為什麼要說英文？

家瑋：那你就不要參加考試。

毓婷：可是我想當……

家瑋：好了夠了，不然我又要說髒話了。

毓婷：你是不是覺得我考不上？

家瑋：怎麼會呢？

毓婷：我感覺你一直在潑我冷水。

家瑋：潑冷水是一個不精確的說法，這種說法好像我的目的是打擊你考試的信心。但我只是指出你行為中的盲點，並不想打擊你的信心。事實上，我指出你的盲點是希望你修正，因為這樣一來可以增加你考試通過的機率。因此，我的行為與潑冷水不同，甚至可以說是截然相反。

毓婷：你好煩。

家瑋：還好吧。

毓婷：你為什麼要放一枝玫瑰在桌上？

家瑋：玫瑰？在哪？

毓婷：桌上。

家瑋：我沒有啊，這不是我的玫瑰。不是你放的嗎？

毓婷：我也沒有啊，這也不是我的玫瑰。

家瑋：你進我家的時候沒看到嗎？

毓婷：想不起來。

家瑋：太奇怪了。

毓婷：我還以為是你送我的驚喜。

家瑋：你會承認一枝玫瑰做為驚喜嗎？

毓婷：會吧。如果是你送的。

家瑋：那就送你吧，請當作驚喜收下。

毓婷：所以這是你帶來的？

家瑋：不是。我真的不知道它是那裡來的。

毓婷：好吧，謝謝你。

頓。

毓婷：我真的很感動。你是我遇過最好的男人。

家瑋：沒這麼誇張吧，我只是送你一枝來路不明的玫瑰而已。

毓婷：不，真的，我這一輩子總是遇到一些爛男人。

家瑋：你也才活了二十五年而已。

毓婷：我以前真的對男人很失望。我常常在想，好男人都到哪裡去了？現在我知道，好男人就在這裡。

家瑋：謝謝。

毓婷：但是，我也覺得，你有一點冷淡。你知道嗎，一段感情應該要雙方一起維繫，不是

一個人單方面在付出。

家瑋：單方面付出的那個人是你嗎？

毓婷：你看，你真的很冷漠。

家瑋：我才剛送你一枝玫瑰。

毓婷：你根本不知道那枝玫瑰是哪來的。

家瑋：太好了，就在這個時候，你突然恢復了邏輯能力。

毓婷：我覺得，我們之間，在穩定之下藏著一種冷漠。

家瑋：我今天好像一直遇到詩人。

毓婷：真的，如果你仔細檢視這段感情，你會被它的平淡給嚇到。

家瑋：平淡很好，平淡沒什麼不好。

毓婷：平淡很不好。平淡容易被忘掉。

家瑋：被忘掉又怎麼樣？

毓婷：我不想被忘掉。

家瑋：我不知道你為什麼這麼擔心被忘掉。你怕被誰忘掉？你的那些部落格讀者嗎？你怕他們忘記你那些關於愛情與人生的透澈看法嗎？我不知道那有什麼好擔心的，你的部落格頂多只有三個人在看，你頂多只會被三個人忘掉。

毓婷：你在說什麼？這跟我的部落格有什麼關係？

家瑋：我不知道。你的部落格很白痴。

毓婷：我的部落格哪裡白痴？你才白痴。

家瑋：我哪裡白痴？

毓婷：你就是白痴。親愛的，我覺得你隱瞞了我一些事。

家瑋：親愛的，我絕對沒有隱瞞你任何事。

毓婷：我有一種感覺。我有告訴過你我小時候走丟的故事嗎？

家瑋：啊，萬惡的中永和。

毓婷：我是在信義區走丟的。

家瑋：信義區？小時候信義區都是田，你是怎麼走丟的？

毓婷：那時候信義區也是有房子的寶貝。我那時候在玩捉迷藏。我跑到巷口，躲在一部車後面。然後我等。然後天黑了。然後我真的好怕。

家瑋：你怕什麼？

毓婷：我怕當鬼的忘了來找我。

家瑋：後來呢？

毓婷：後來我就自己回家了。

家瑋：那你沒有走走啊。

毓婷：嗯？說的也是。

家瑋：拜託，你只是被大家忘記了。

毓婷：沒有大家。跟我玩捉迷藏的是我爸爸。

頓。

毓婷：然後我回到家。我的媽媽也在等他。那天他沒有回家。第二天清晨他回來了。我媽哭了。他跟我媽說对不起。然後他走了。

在那之前，他常常接到50扣的訊息就突然消失。很多人跟我媽說過這樣很奇怪，我媽不相信。那一次，他再也沒回來。

家瑋：親愛的……

毓婷：我後來常常在猜，他找我找了多久，50扣就響了。沒有鬼的捉迷藏，我到底玩了多久。

家瑋：我第一次聽你說這件事。

毓婷：我就是，不想被忘記。

家瑋：我不會忘記你的。

毓婷：是嗎？我們的週年紀念日是幾號？

頓。

家瑋：什麼？

毓婷：週年紀念日。幾月幾號？

家瑋：這裡面包含幾個技術問題，首先你是指什麼的週年紀念日？我們第一次見面？第一次約會？第一次告白？第一次……

毓婷：你忘了，對吧？

家瑋：我……

毓婷：（拿出一件毛衣）週年紀念日快樂。

頓。

家瑋：你織的嗎？

毓婷：嗯。

家瑋：哇，我……

頓。

家瑋：謝謝。

毓婷：不客氣。

家瑋：對不起。

毓婷：沒關係。

頓。

家瑋：毓婷。

毓婷：嗯。

家瑋：我們分手吧。

毓婷：我不要。

家瑋：我不能再這樣了，我不應該這麼做。我配不上你。對不起。都是我的錯。

毓婷：我不要。

家瑋：我很抱歉。

毓婷：不要。

家瑋：什麼？

毓婷：不要拋棄我。

家瑋：沒有人可以拋棄你，毓婷，就像我告訴過

你的，你只屬於你自己。

毓婷：我早就不屬於我自己了。

家瑋：不不不，你不屬於我。

毓婷：你是對我最好的那一個。我真的以為就是你。

家瑋：不是我，我太糟糕了，下一個會更好的，

相信我。

毓婷：不會更好了。你不一樣。

家瑋：我沒有不一樣。

毓婷：愛決定了你不一樣。

家瑋：蛤？

毓婷：你真的，不一樣。請不要離開我。

家瑋：你知道嗎，我這一輩子聽過很多女孩子跟我說過我不一樣。最後都證明我沒有不一樣。

樣。

毓婷：你真的真的不一樣。

家瑋：聽我說……

毓婷：你真的真的真的不一樣。

家瑋：聽……

毓婷：你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不一樣。

家瑋：我……

毓婷：你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不一樣。

家瑋：我是說……

毓婷：你真的真的真的……

家瑋：我們是在分手還是在算等比級數？你怎麼能記那麼清楚你上一句講了幾個真的？

毓婷：小時候老師常常說我很聰明，只是不認真。

真。

家瑋：你知道嗎，這就是問題。

毓婷：問題在哪裡？

家瑋：你為什麼要織毛衣給我。

毓婷：因為我愛你。

家瑋：你正在考公務員考試，不是嗎？

毓婷：嗯。

家瑋：問題就在這裡。你……不認真。

毓婷：我對你非常認真。

家瑋：但你想考公務員考試。

毓婷：對。

家瑋：那你就該認真的考公務員考試。我很感謝你，真的，這是一件非常漂亮又用心的毛衣，真的，真的好用心。用心到我有點承受不住。但是，我更欣賞認真達成……夢想的女人。

毓婷：我只有有一個夢想。

家瑋：我只有有一個夢想。

毓婷：我只有有一個夢想。

家瑋：我只有有一個夢想。

家瑋：什麼？

毓婷：跟你在一起。

頓。

家瑋：那不是夢想。

毓婷：對我而言，就是。

家瑋：那很可惜，對我而言，不是。

毓婷：為什麼？

家瑋：沒有為什麼。你很漂亮，也很溫柔。一切都是我的錯。

毓婷：你不能用一切都是你的錯來解釋。

家瑋：我是說，你不用自責。都是我的錯。

毓婷：不要拋棄了我，還傲慢的跟我宣告都是你的錯，你只是在跟我炫耀你才是拋棄別人的贏家。

家瑋：什麼？

毓婷：不要這樣對我。不要這樣的瞧不起我。我曾經愛過你，很深很深，你至少要有一點憐憫。這個要求很過分嗎？

家瑋：我只有有一個夢想。

頓。  
家瑋：我……

頓。

家瑋：我很驚訝。對不起。你說的對，請原諒我。

頓。

家瑋：但我不知道要怎麼讓你好過一點。你真的很不好。都是我……只是我……

頓。

家瑋：好吧。其實我是同性戀。

毓婷：蛤？

家瑋：我跟別的男人在一起了。

毓婷：你在開什麼玩笑？

家瑋：我沒有開玩笑。不然你以為我為什麼要每天去中永和見同一個男人？

毓婷：不可能。

家瑋：我很抱歉。所以我才說都是我的錯。事實上，同性戀很可能是天生的，所以你也可

以說都是我爸我媽的錯。

毓婷：我不相信。

家瑋：你最好相信。

毓婷：我不相信。那你為什麼要和我在一起？

家瑋：我不知道。我只是想試試看。我想我說不一定是異性戀，我說不定還有異性戀的可能。

毓婷：我不相信。

家瑋：你別無選擇。

毓婷：我不相信。

頓。

毓婷：（拿起玫瑰）我看到這支玫瑰的時候，我以為那是我週年紀念日的禮物。那個時候，我真的很高興。

頓。

毓婷：當我說你真的不一樣的時候，我是說真的。

毓婷從房間門下。家瑋站在場上，看著她

#### 第四場：文生與曉螢家的臥室

如同第二場的擺設。場上有一個大行李箱。

燈亮時，曉螢正在收行李。文生正在幫她。

文生：這個要放嗎？

曉螢：不用。

文生：那這個呢？

曉螢：那是什麼？

文生：我看一下。是相簿。

曉螢：什麼？

文生：裡面都是我跟你的合照。

曉螢：噢，是我整理的。我從大學開始就一直在

整理這些照片。

文生：你要帶走嗎？

曉螢：丟掉吧。

頓。

文生：其實你可以早上再走。

曉螢：就快要早上了。只差幾個小時。

文生：那你可以再待幾個小時。

曉螢：你的慰留很有誠意。但我心領了。把那個給我。

文生：我沒有要慰留你。

曉螢：那我更感動了。把那個給我。

文生：我只是想，半夜比較危險。

曉螢：危險？我以為危險在非洲，因為那裡有，  
噁，大屠殺啊軍閥啊炸彈啊野殍啊，我以為臺灣根本沒有危險。把那個給我。

文生：野殍都安靜的躺在地上，不危險。

曉螢：搞不好你會被絆倒，多危險啊。把那邊那個給我。

文生：不要用這個開玩笑。

曉螢：你知道嗎，如果你這麼認真的對待那些餓

死的人，那我真希望我也是躺在地上的屍體。給我那個。不是，另一個。

文生：我……

曉螢：直到剛才為止我都是這麼想的。但現在不一樣了。現在你就像是躺地上的屍體，我會看都不看的跨過去。把那個拿給我。

文生：喔。很多人那樣做。

曉螢：什麼？

文生：我說很多人那樣做。

曉螢：做什麼？把那個給我。

文生：跨過躺在地上的屍體，看都不看。

曉螢：你是說我嗎？

文生：不止是你。很多人。全臺灣人其實都是。

曉螢：又來了。我要那個。

文生：你在夜晚的河濱公園跑過步嗎？

曉螢：怎麼了？那裡有躺在地上的屍體，讓跑步的人當障礙賽來跑嗎？

文生：每一天，我從永和跑到新店。新店溪平

靜，安詳地流著，蟋蟀的叫聲從草叢裡傳來。我跑在乾淨平整的步道上。隨著我的步伐，四周的風景像是布景一樣不斷變換。我戴著耳機，聽著只有自己才聽得到的音樂。新店溪兩岸的燈火，太華麗了。明明是夜晚，明明是只有一個帶耳機的人孤獨地跑著步的夜晚，這座城市的燈火仍然毫不吝嗇地把光芒施捨給他。我們的資源，太多太多了，我們用這些資源來鋪成乾淨的步道，我們用這些資源來建成這座夜晚也不熄燈的城市，然後我們躲在這座城市裡竊竊私語。讓世界毀滅吧，只要臺北的燈火還在。臺北保護著我們，讓我們可以打開電視，收看自己每一天的星座運勢。天秤座明天會有桃花，射手座明天事業運強，牡羊座明天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在遙遠的非洲，有桃花的天秤座會得愛滋，事業運強的射手座發動了一

場政變，牡羊座在家睡著突然火箭炮射了

進來，原來這就是驚喜。喔，說不定會發生一場大屠殺，軍閥站在吉普車上，看了一下星座運勢，表示獅子座今天運氣比較好，於是叫獅子座的舉手，今天不屠殺你們。當然，更有可能的，是發生一場大屠殺，數以萬計的死者之中十二星座都有，那些屍體原本應該有各自不同的運勢。我們跨過他們，跨過獅子座的屍體，跨過牡羊座的屍體，跨過金牛座的屍體。不論他們是什麼星座，我們不再向他們看一眼。

曉螢：我沒跨過任何人的屍體。我要那邊那個，對，床旁邊那個。

文生：別天真了。為什麼臺灣的資源這麼多，為什麼非洲的資源那麼少。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裡面，我們的資源早已血淋淋，然後我們用這些資源來點亮臺北市的燈，在燈下為自己的愛情流眼淚。

曉螢：你在幫自己辯護嗎？

文生：什麼？

曉螢：你對我感到愧疚嗎？指責別人是你為自己辯護的方法。一向都是。幫我打開左邊那個抽屜。不是那個，下面那個，對。

文生：我們的問題根本不重要。我要說的是人如此盲目。

曉螢：人們並不盲目。在這座島上，每一天，一個人起床之後可能會先看看躺在身邊的人，一個你或許愛又或許不愛的人。然後你必須看向鬧鐘，因為你害怕工作遲到，因為你知道是工作支撐你的生活，不管這個工作是不是你當初的夢想。然後你看向電視，想知道今天的天氣狀況，想知道你出門是不是需要帶一把雨傘。然後你可能會看一眼星座，因為那讓你有一盞微弱的光去摸索你努力想看清的未來。我們的目光停在那裡，無法再前進。因為未來擋在

我們面前，因為那是我們視力所及最遠的範圍。只有你，文生，你的目光穿過自己的未來，直接射向遙遠的非洲。我們沒有盲目，是你透視了。你的目光穿透了我，就算我一直告訴我在這裡。我放棄了。幫我看一下浴室。我問你一個問題。

文生：什麼問題？

曉螢：你在看鏡子的時候，第一個反應是認為：

這是我。還是：這是人類。

頓。

曉螢：不可能有人會是後一種反應，你知道為什麼嗎？我的洗髮精有在裡面嗎？

文生：為什麼？

曉螢：因為這就是人類。我們第一眼永遠會看到自己。那你知道什麼是人類的愛嗎？

文生：我可以給你很多解釋。

曉螢：愛是在一張照片上先看見對方才看見自己。就像我在整理那本相簿的時候。所以

浴室裡沒東西了對吧？

頓。

文生：我會先看見人類。

頓。

曉螢：所以你愛上人類了。那就是我的情敵，總共有六十億人。幫我看一下衣櫃。

文生：你不愛人類嗎？

曉螢：所以你看見我的時候，只看見一個人類嗎？

文生：你是人類啊。

曉螢：大一那年你跟我告白的時候，你是在跟一個人類告白嗎？你站在我家門口，手裡拿著一支玫瑰，對我說，一百朵玫瑰代表愛情，你就是那九十九朵。那個時候，我到底是什麼？我是九十九朵玫瑰，還是一個人類？

文生：那時候我什麼都不懂。

曉螢：那你現在懂了什麼？我不要帶這一件。

文生：我弄懂了自己。

曉螢：你是誰？把這一件也放回去。

文生：我是一個人類。

曉螢：所以我不再愛你了。嗯，我該不該帶這一件，你覺得呢？

文生：你不愛人類？

曉螢：只有上帝有資格愛人類。

文生：在我看來，上帝並不怎麼愛人類。

曉螢：所以仁慈的上帝給予人類自己愛自己的權利，所以人類被孤獨地拋棄在宇宙中，卻始終沒有寂寞而死。你知道誰很寂寞嗎？

文生：誰？

曉螢：上帝。上帝一定很寂寞。你想要成為上帝，所以再見了。把這個放回去吧。

文生：我不想成為上帝。我不相信上帝。我是人類，所以我要去做人類該做的事。所以我不會慰留你，因為我也要走了。

曉螢：我知道。

文生：我要回非洲去。生活在那裡。

曉螢：你要在哪裡生活已經不干我的事了。衣櫃裡沒有我的衣服了吧。

文生：我的意思是，只有那裡才有生活。在這裡的，發生在臺灣的一切，不叫做生活。

曉螢：隨便你。我已經懶得跟你說話了。我應該沒有漏掉的東西了。

文生：你隨時可以回來，因為我不會在。

曉螢：我知道。你早就不在了。而我也會回來。

頓。

曉螢：你知道嗎，我在這棟房子裡等了妳兩年，想過很多種結局。可能妳有了別的女人，可能我有了別的男人，可能我的感情淡了，可能你的感情淡了。我就是沒想到這一種。這個荒謬的結局。如果這是一場戲，我會覺得編劇一定喝醉了。

文生：可能吧。

曉螢：我要走了。（頓）喔，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

文生：什麼問題？

曉螢：為什麼？

文生：什麼為什麼？

曉螢：你為什麼要回來？

頓。

文生：臺灣是我的家。

曉螢：我問的不是這個。而且這個答案也不成立。

立。

文生：那你問的是什麼？

曉螢：你跑著步，想著臺北的燈泡之類的東西，

然後突然想到家瑋說謊了，於是，你立刻

回到這個房間。（頓）你為什麼要回來，

如果你這麼不在乎。

頓。

文生：或許我不在乎。我只是覺得，有些事更重要。

曉螢：好極了。那我走了。對了，順便告訴你一聲，我跟家瑋沒有上過床。

文生：什麼？

曉螢：我不會再重複第二次。

文生：等等，什麼意思，那什麼三個月前在他家

那一天……

曉螢：那一天，他說他喜歡我，然後抓住我的手，輕輕的吻了我的手背，就像歐洲的貴族。你們都是歐洲的貴族。

文生：那……你為什麼會懷孕？

曉螢：你覺得呢？

頓。

文生：那他為什麼要你嫁給他？

曉螢：你覺得呢？（頓）我要走了。再見。

曉螢從打開的門下。

一陣沉默。文生拿起相簿翻看。然後他轉向觀眾。全場燈光微暗，聚光燈打在他身上，音樂下，玫瑰花瓣飄落。

文生：曾經，我不知道自己該看什麼。我的眼睛，我好像無法相信了。我到底看到了什麼，我不知道。

頓。

於是我閉上眼睛。我聽見海浪，翻騰上了沙灘，我聽見海水中夾帶玫瑰的花瓣。我聽見旋轉木馬與蛋糕上的蠟燭，我聽見太陽照在巷口的車窗上。我聽見玫瑰，我聽見九十九朵玫瑰。當一片玫瑰花瓣飄落在地上，它震耳欲聾，蓋過了遠方的槍聲大作。

頓。

然後我聽見了音樂。我等了好久好久，久到我忘記在等待的音樂。我聽見了。於是我睜開眼睛。我看見了。我看見玫瑰花瓣撒在我的肩膀上。我等了一生，我等了二十五年。在這一剎，天堂地獄都在遠方，而我在人間。我看見我在人間度過的

每一刻，像看見小女孩的第一堂芭蕾課，像看見父親與兒子的第一次傳接球，像看見情侶牽手而天上有彩虹。這些畫面像是公家機關的宣傳畫。但當這些畫面配上音樂，像我現在聽到的那樣，一切都不一樣。

頓。

我覺得我像是一朵玫瑰，正在慢慢地盛開，一瓣一瓣。我真希望你知我在說什麼，我真希望你能看見我在說什麼。就是，玫瑰。

頓。

然後我開始想，我想起一切我見過的人，然後我想起一切我愛的人，然後我想起一個人。我想起她的哭她的笑，她的美好與她的平庸。我想起她的無情與溫柔。我想起她。我必須去追她。但不急，因為我已經不再害怕了。然後我再想起一切我愛的

人，然後我再想起一切我見過的人。然後……（毓婷從打開的門上，一手拿著槍，將手上的玫瑰插進那個空的花瓶中。然後她將槍口指向文生。）然後我想，她離開前忘了將門關上。

頓。音樂停。燈光恢復正常。

文生：（回頭）你是誰？

燈暗。槍響。

### 第五場（尾聲）：曉螢與文生家的客廳。

場景與第一場同。但牆上不再掛有手槍。

開場時，曉螢坐在場上。

家瑋從大門上。

家瑋：你在這裡。我就知道。

曉螢：怎麼了。

家瑋：沒有，只是我有預感你會在這。

曉螢：你來做什麼？

家瑋：道別。

曉螢：你要去哪？

家瑋：非洲。（頓）我申請了外派。明天我就要出發了。

曉螢：去多久。

家瑋：三年。

曉螢：哇喔。

頓。

家瑋：一年了。這間屋子裡的時光卻好像停格了一樣。

曉螢：其實你要道別可以打電話給我。

家瑋：我是來跟文生道別。

曉螢：喔。

頓。

家瑋：今天早上我出門，看到電視上有一個兩性談話節目。他們在討論，怎麼樣分手才不會傷害對方。我以前從來不看這種節目

的，但我今天整整看了一個小時。

曉螢：你可以不用這樣。

家瑋：我不想再犯同樣的錯誤。

曉螢：我是說你可以不用把自己放逐到非洲。這並不是你的錯。

家瑋：喔。我不是在放逐自己。我想去看看那個文生嚮往的世界。

曉螢：嚮往？也許吧。

家瑋：其實，我透過關係查了文生的出入境資料。我發現一件事。

曉螢：什麼事？

家瑋：文生只在非洲待了一個星期。他入境的地方叫留尼旺，就是他寄明信片來的地方。

那裡是一個度假勝地，歐洲人很喜歡去。

曉螢：很有意思。我去找了那個立法委員，文生大四的時候去他辦公室實習的那一位。我見到了他的辦公室主任。是一個大約五十多歲的大叔，對文生印象很深。他說，文

生的工作效率很好，能力也很強。但是他只做了一個星期。他記得很清楚，那是端午節。在一個里民大會上，文生在算要發給里民的粽子的數量。一箱有二十串，一串有二十顆，總共有一箱兩箱三箱四箱。然後他聽見文生大叫一聲：這實在太無聊了。然後文生就頭也不回的跑走了，連辭呈都沒有提。

家瑋：嗯。所以我們總算知道文生在逃避什麼了。他在逃避的是粽子的追殺。現在粽子永遠追不到他了。

曉螢：嗯。

家瑋：所以，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曉螢：我？沒有怎麼辦。就是生活下去。

家瑋：我記得文生的爸媽說他們願意扶養那個孩子。

曉螢：我拒絕了。當然我跟他們說我還是會讓他們來看孩子。這種細節很麻煩，你知道。

家瑋：嗯，祝你好運。

曉螢：你也是。祝你在非洲好運。

家瑋：謝謝。對了，他們找到了可能是我妹妹的人。

曉螢：哇，在哪裡？

家瑋：非洲。

曉螢：真的假的。

家瑋：不知道。只是說不定。那個女孩不知道被誰送到孤兒院，後來被收養了。她被送去的時候口袋裡有一張紙，沒有人看得懂。

收養她的那戶人家還幫學校做寄宿家庭。

結果今年有一個臺灣的交換生過去，告訴

她那是一張統一發票。

曉螢：也許世界上真的有上帝，只是祂不常露臉

而已。

家瑋：是啊。（頓）你的女兒呢？

曉螢：在我家。今天我請我媽照顧她。

家瑋：嗯，她怎麼樣？

曉螢：像我。

家瑋：那真是太好了。

曉螢：是啊。

頓。

家瑋：我該走了。

曉螢：你後來去探望過毓婷嗎？

家瑋：有。她在獄中表現得還不錯。審判的結果大概也快下來了。

曉螢：你有沒有問她，為什麼要撒那些玫瑰花瓣？

家瑋：她說她沒有，她根本不知道那些花瓣是哪裡來的。

曉螢：嗯。

家瑋：我想她沒有說謊。

曉螢：你知道嗎，我那一天聽到槍聲，我站在樓梯口，我忘了拿東西。我第一個反應是文生自殺了。然後我看到一個拿槍的女人，我居然對槍一點恐懼感也沒有，我問她你

是誰。她沒有回話。然後我看到文生躺在

玫瑰花瓣裡。

頓。

曉螢：我從沒見過他那麼安詳的表情。

頓。

家瑋：你打算在這裡待到幾點？

曉螢：十二點。租約今天到期。

家瑋：嗯。那我先走了。你可以在這裡獨處一下。

曉螢：等一下。

曉螢走向家瑋，向家瑋伸出手背。

曉螢：你願意陪我跳一支舞嗎？

### 評審意見／紀蔚然

這部作品很成人，意指它沒有失智的老人，也沒有稚氣的年輕人，反而聚焦於必須為自己言行舉止付出代價的成人；另外，「成人」意指劇本的關照的格局比較寬廣而深遠。本劇對白生動，機智處處，使得人物栩栩如生。然而，全劇最難能可貴的一點在於，它發出一個在臺灣媒體、評論、藝術裡難得發出的聲音：比不上不足、比下有餘的臺灣人，對於世上的掙扎與苦難，是否該無動於衷，抑或感同身受？

家瑋：我很樂意。

家瑋拿起一片唱片，放進唱片機裡。

頓。

家瑋：沒有聲音。

曉螢走向家瑋。兩人安靜地跳了一段如佛朗明哥般快節奏的舞步。然後兩人定格。

音樂下。

燈漸暗。

燈全暗。

劇終。

劇中沒問而問的議題是：臺灣因為處於孤立狀態而因此可以不管悲慘地帶的死活嗎？而，遠地的不公不義真的和臺灣無關嗎？